

五礼通考

第十二册

五禮通考卷第一百二十七

內廷供奉禮部侍郎龔夬編輯

李本儀纂禮部觀音訂

翰林院侍讀學士龔定王鳴盛參校

軍禮五

出師一

蕙田案先王不得已而用師師必以律律與禮相爲表裏者也師出不以律猶無師也律不以禮猶無律也故出師之際禮尤重焉今集經史及諸家之言列出師一門此書以議禮非言兵也故行陣擊刺之事從略而於類禡宜造命將誓師及凱旋宣捷諸儀節則加詳焉正史之外采唐五代會要開元禮政和新儀通典通考明集禮會典附益之

易師卦師貞丈人吉无咎 彖曰師眾也真正也能以
眾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
從之吉又何咎矣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
眾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象曰在師中吉承天
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六三師或輿尸凶象曰師
或輿尸大无功也 六四師左次无咎象曰左次无咎
未失常也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
輿尸貞凶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
也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大君有
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程子曰師爲卦坤上坎下以二體言之地中有水爲
眾聚之象以二卦之義言之內險外順險道而以順

行師之義也以爻言之一陽而爲眾陰之主統眾之象也比以一陽爲眾陰之主而在上君之象也師以一陽爲眾陰之主而在下將帥之象也

天易紀聞初六出師而嚴其律九二帥師而得其人戒六三之輿尸而一其令審六四之左次而重其進去天下之害而不自爲害此皆六五之君得興師之道操任將之法至上六而功成治定師之道終焉六爻中出師駐兵將將與奉辭伐罪旋師班賞無所不載雖後世兵書之繁不如師卦六爻之略也

謙

卦六五利用侵伐无不利

上六利用行師征邑國

宋子語類問謙是不與人爭如何五上二爻皆言利用侵伐利用行師曰老子言大國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下大國則取大國又言抗兵相加哀者勝矣大

抵謙自是用兵之道只退處一步耳如必也臨事而懼皆是此意

豫卦豫利建侯行師

程子曰豫順而動也諸侯和順則萬民悅服兵師之興眾心和悅則順從而有功故悅豫之道利于建侯行師也又上動而下順諸侯從王師眾順令之象君萬邦聚大眾非和悅不能使之服從也

離卦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程子曰九以陽居上在離之終剛明之極者也明則能照剛則能斷能照足以察邪惡能斷足以行威刑故王者能用如是剛明以辨天下之邪惡而行其征伐則有嘉美之功也征伐用刑之大者夫明極則无

微不照斷極則无所寬宥不約之以中則傷于嚴察矣去天下之惡若盡究其漸染誑誤則何可勝誅所傷殘亦甚矣故但當折取其魁首所執獲者非其醜類則无殘暴之咎也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

書允征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

仲虺之誥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

德弱則兼

之聞則攻之亂則取之有亡形則侮之有亡道則推而亡之有存道則輔而固之

康王之誥太保芮伯咸進曰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

命

傳言當張大六師之眾

周禮春官大宗伯大師之禮用眾也

鄭氏鑄曰五軍以爲師以師統軍以軍統旅以旅統卒以卒統兩以兩統伍上下相統聞鼓進聞金止此大師之禮以用眾故欲其同

夏官大司馬制軍誥禁以糾邦國以九伐之灋正邦國馮弱犯寡則眚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

野荒民散則之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

放弒其君則之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鳥獸行則

滅之注馮猶乘陵也言不字小而侵侮之皆猶人皆瘦也王霸記曰四面削其地春秋傳曰粗者曰侵精者曰伐又曰有鐘鼓曰伐則伐者兵入其竟鳴

鐘鼓以往所以聲其罪

鄭氏鍔曰昔王氏謂誅其爵命削其土地若人膏瘦未免與下削之相似皆如易有災眚之眚用兵治之使若眚災不能逃其患也

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注師所謂王巡守若會同司馬起師合軍

以從所以威天下行其政也

王氏昭禹曰及師大合軍謂命將或王親征之時

鄭氏鍔曰大合軍旅所以肆暴也以行禁令所以申明乎九法也以救無辜所以明王者之仁也以伐有罪所以明王者之義也

禮記曲禮班朝治軍蒞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

陳氏澹曰治軍旅左右之局非禮則威嚴不行

右師名義

禮記月令孟春之月不可以稱兵稱兵必天殃

陳氏澹曰天地大德曰生春者生德之盛時也兵凶器戰危事以殺戮之心逆生育之氣是變易天之生道其殃也宜哉

季夏之月不可以起兵動眾

孟秋之月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簡練桀俊專任有

功以征不義詰誅暴慢以明好惡順彼遠方

陳氏澹曰專任有功謂大將有已試之功乃使之專主其事也詰者問其罪誅者戮其人殘下謂之暴慢上謂之慢

右出師時令

周禮夏官大司馬若大師則掌其戒令

易氏祓曰若有強梗弗率者負固弗服者與夫侵犯王略而自干天誅者天子于是親帥六師方伯連帥從焉謂之大師大司馬掌其戒令則方伯連帥以至

軍將帥帥莫不受戒令焉

鄭氏鏐曰或謂用師則大司馬為大將固掌號令以指麾六軍矣此言若大師則掌其戒令者蓋此乃王親出征之時也王自出軍則王自將號令皆出于王

大司馬惟掌戒令則專治六師之法而已

詩小雅常武序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

事因以為戒然

詩緝嚴氏案曰此詩王親征淮北之夷及徐方也召公既平淮南之夷未幾淮
北之夷復挾徐方以叛宣王于是親征之召公慮其狂勝而喜功也故因美而
之戒

蕙田案親征之事如黃帝之征蚩尤及夙沙
氏夏啟戰甘之師武丁荆楚之伐皆是也湯
南巢之戰武牧野之戰亦屬親征而其事又
別後世如隋之征高麗唐太宗之征突厥宋
眞宗景德澶淵之師與明成祖之征蒙古太
雅失里阿魯台瓦剌馬哈木等英宗之征也
先武宗之征宸濠或有合于奉辭伐罪之義
或徒出于窮兵黷武之爲孰得孰失史有明
文學者折衷于經可也

右親征

禮記王制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

馬氏臨孟曰征與殺先王所以致天討弓矢鈇鉞先王所以致天討之器諸侯必俟天子之賜然後得以征伐者臣無有作威所用則君之賜而已以征對殺則殺爲重以弓矢對鈇鉞則鈇鉞爲重諸侯之出討有罪未賜斧鉞而有所不敢殺則亦征之而已

書大禹謨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羣

后誓于師三旬苗民逆命益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矧

茲有苗禹拜昌言曰兪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

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禮舞文舞于賓主階間抑武事 證釋言干扞也據器有武有文俱用以爲舞而不用於敵故

教爲文也

書允征惟仲康肇位四海允侯命掌六師羲和廢厥職

酒荒于厥邑允后承王命徂征

林氏之奇曰羿之立仲康也方將執其禮樂征伐之權以號令天下羲和黨惡于羿允侯承王命徂征之以翦羿羽翼故終仲康之世羿不得以逞也

詩大雅皇矣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其王赫斯怒

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 依其在

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

我泉我池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

詩緝嚴氏粲曰文王以西伯討密之罪先駐兵國都依憑此在京之師以爲聲勢然後出兵自阮疆以侵密

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衝蕩蕩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

采子詩傳述文王伐崇之事

穢樸溷彼涇舟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

詩緝嚴氏粲曰三章述戎事之得人也文王之時北有獫狁之難文王以天子之命命將遣成以討之必渡涇水也

豳風東山序東山周公東征也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蝟蝟者蠟烝在桑野敦彼

獨宿亦在車下

箋周公攝政三監及淮夷叛周公乃東伐之二年而後歸

何氏楷曰朱子云東山之詩言自我不見于今三年則居東之非東征明甚蓋周公居東二年成王因風雷之變既親迎以歸三叔懷流言之罪遂脅武庚以叛成王命周公征之其東征往返首尾又自三年也案逸周書作雒解云帥旅臨衛攻殷殷大震潰降羣三叔祿父者奔管叔經而卒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國俘維九邑俘殷獻民遷于九畢竹書成王三年王師滅殷殺武庚祿父遷殷民于衛遂伐奄滅蒲姑四年王帥伐淮夷遂入奄五年王在奄遷其君于蒲姑夏五月王至自奄此則東征之役斧斨破缺蓋歷三年也

蕙田案金縢篇孔安國傳以我之弗辟爲刑辟之辟并卽以居東二年爲東征誅管蔡之事鄭康成詩箋以弗辟爲避而以居東二年爲避居東土蔡仲默因之竊謂一聞流言遽興兵而東誅二叔恐周公未必專擅如此惟避居二年積誠相感王心稍悟然後作鴟鴞以開解王心及乎風雷感泣發匱得書皮弁親迎之後乃敢用我斨我斧奉王命而致討

居東二年征東三年自是二事豈可併爲一
談也古雖有專征之禮然如孔傳說適足爲
亂臣藉口當從康成爲是何氏據逸周書竹
書證之疑或然也

破斧序破斧美周公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
孔之將

書費誓序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作費

誓傳徐戎淮夷並起爲寇于魯故東郊不開魯侯征之于費地而誓眾

詩秦風小戎序小戎美襄公也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
戎方疆而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閱其君
子焉

右諸侯專征

禮記王制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

蕙田案王制所說類宜造之禮凡二見其一為巡守之禮其一為征伐之禮鄭康成皆注云其禮亡則三代以上儀節之詳已不可見然散見各經者尚多今採取特備唐及明諸儀甚詳今略撮其要以備考

又案孔疏爾雅所釋多為釋詩以皇矣云是類是禡故釋為師祭不謂餘文皆為師祭但類者以事類告天若以攝位事類告天亦謂之類故尚書舜典云肆類于上帝是也或以巡狩事類告天亦謂之類故王制云天子將出類乎上帝是也

周禮春官大祝

大師類上帝則前祝

注前祝大祝自前祝也王出將有事于神大祝居前先以

祝辭告之疏王出六軍親行征伐曰大師軍將出類祭上帝告天以行大祝先告王後臨也

王氏安石曰司馬法曰將用師乃告于皇天上帝日月星辰詩曰是類是禡爾雅曰此師祭也所謂類上帝也

鄭氏鍔曰凡此事大祝處前告神故曰前祝

王氏昭禹曰大

祝前于羣祝

肆師類造上帝則為位

鄭氏鍔曰上帝至尊不可以瀆因其事類然後告祭故名曰類類者上帝之祭造者祖廟之祭此曰類造上帝何也蓋王者出征所至以書肆類告天故兼言之非常祭故為之位蓋肆師主立國祀之禮耳

孔叢子問軍禮先期五日太史誓于祖廟擇吉日齋戒然後乃類上帝柴于郊以出

司馬法先王之治順天之道設地之宜官民之德而正名治物立國辨職以爵分祿諸侯諸侯懷海外來服獄弭而兵寢聖德之治也其次賢王制禮樂法度乃作五刑興甲兵以討不義巡狩省方會諸侯考不

同其有失命亂常背德逆天之時而危有功之君徧告於諸侯彰明有罪乃告於皇天上帝日月星辰然後冢宰徵師於諸侯曰某國爲不道征之以某年月日師至於某國會天子正刑

書湯誥敢用元牡敢昭告于上帝神后請罪有夏以與爾有眾請命

蔡傳元牡夏尚黑未變其禮也

詩大雅皇矣是類是禡

注類出師祭上帝

爾雅釋天是禡是禡師祭也

注師出征伐禡于上帝

書泰誓予小子夙夜祇懼類於上帝以爾有眾底天之

罰

蔡傳言予小子畏天之威早夜敬懼不敢自甯告于天地神祇以爾有眾致天之罰于商也

詩周頌桓序桓講武類禡也桓武志也

綏萬邦屢豐年天命匪解桓桓武王保有厥土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於昭于天皇以間之

孔叢子問軍禮凡類禡皆用甲丙戊庚壬之剛曰

通典梁天監初陸璉定軍禮依古制類造等用牲幣帝曰宜者請征討得宜造者稟謀於廟類者奉天時以明伐並明不欲自專陳幣承命可也璉不能對嚴植之又爭之於是告用幣反亦如之

北齊天子親征纂嚴則服通天冠文物充庭有司表更衣乃入冠武弁左貂附蟬以出誓訖次擇日陳六軍備大駕類于上帝

隋大業七年征高麗於宮南類上帝積柴燎壇設高祖位于東方帝服大裘而冕乘玉輅祭奠玉帛並如宜社諸軍受胙畢帝就位觀燎乃出將發帝御臨朔宮親授